

# 正美嫂子

■王宁

初次见到嫂子张正美，是4年前。那时，她的爱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185团桑德克哨所所长马军武，已是享誉全国的戍边英雄。夫妻俩的守边故事也被许多人熟知。

湛蓝的天空，碧绿的草原，风轻轻吹过，掀起层层起伏的波澜。

“快进来，快进来！欢迎来到家！”那天，正美嫂子将我迎进哨所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。热情的正美嫂子十分可亲，让我心生暖意。

“别客气，你嫂子见了军人格外亲！”马军武也招呼道。

正美嫂子爱笑，笑起来声音爽朗。每次笑到最后，她还会忽然拔高一个音，“呵呵哈哈”。

“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，为祖国当卫士。我嘛，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，给军武当老婆……”正美嫂子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甜到我心里。

马军武沉默寡言，正美嫂子风趣幽默，两人性格刚好互补。她常说一句话：“苦也是活，笑也是活，与其愁眉苦脸，不如快快乐乐。”

1988年4月23日，新疆阿勒泰地区气温突然升高，引发融雪性洪水。大雨与融化的雪水汇成特大洪水沿阿拉克别克界河滚滚而下。洪水淹没田地，冲毁道路，越过桑德克龙口，向185团部奔袭而来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185团男女老少组成抗洪队伍。当时19岁的马军武就在其中。

看着奔腾的洪水，年轻的马军武热血也在沸腾。抗洪过后，马军武主动请缨做桑德克龙口的管理员，同时担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。

登塔瞭望、观察分水闸、沿边境线巡逻……从那时起，在“西北之北”的边境线上，有了马军武的身影。巡边路长，他随身带着干粮，饿了就啃上几口，渴了就喝几口水或吃几口雪。实在寂寞时，就吼上几声。

“长年驻守在边境线上，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人，有时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”初到哨所时，马军武心里还带着几分好奇，每天一个人观察河水、检查河堤、巡边护林。但是，马军武的朋友和家人慢慢地发现，他不会说话”了。

“我是老天爷派来拯救他的！”正美嫂子快人快语，以一种爽朗的语气讲述当年的自己。马军武在一旁憨憨地笑着，满眼温柔地望向妻子。

1992年，经人介绍，作为“军垦第二代”的姑娘张正美认识了马军武。一开始，张正美的心里并未泛起涟漪。后来，张正美的母亲生病了，马军武时常去看望，临走时不忘挽起袖子给张正美的家地除草。

“我看这小子不错！老实，踏实！”张正美父亲的一句话，给她吃了定心丸。不久后，张正美和马军武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结婚了。

那年冬天，正美嫂子带着一台彩色电视机，正式成为了桑德克哨所的“女主人”。马军武也结束了一个人的孤寂。然而，当时哨所没通电，电视机无法使用，箱子上蒙了厚厚一层灰。直到14年后，两人在哨所看上了电视。

环境恶劣，正美嫂子和马军武能够忍受，但单调和孤独该怎么应对？

正美嫂子平时会尽量把气氛调节得更活跃一些。忙碌一天之后，除了做家务，夫妻二人会在煤油灯下几盘跳



马军武和张正美在瞭望塔上查看边防情况。

杨东东摄

棋，或者拉拉家常。正美嫂子还订了杂志，让守防的生活过得更充实一些。有时，她也会展示一下歌喉，唱上几首歌，抒发自己的情感。

在桑德克哨所，狼是这里的常客。有一次，正美嫂子一边巡逻一边放牧，刚走出去没多远，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只似狗的动物望着她，仔细一看，那是匹鬃毛乱卷的饿狼。她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一边喊着，一边飞快地往哨所跑。后来，正美嫂子实在受不了了，哭着跑回了娘家。

“老爹当年转业怎么会到这里？”她气呼呼地对妈妈说。

“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十几年，不就是一年一年过来了吗？”父母平静地说。

父母平静的态度让她感到惊讶，更让她感到敬佩。于是，正美嫂子又回到了桑德克哨所。

后来，正美嫂子想出一个妙招：种地。白天，在菜地里忙活，打垄，育种，施肥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几个月后，她种的西红柿熟了。

看着红彤彤的西红柿，马军武顺手摘了一个递给正美嫂子：“尝尝你的果子，甜不甜？”

正美嫂子轻轻咬了一口，又让马军武吃。这回，马军武居然破天荒地说了句：“真的很甜，甜到心坎上了。”那一刻，正美嫂子眼眶湿润了。

正美嫂子爱美，喜欢穿裙子，但她结婚后一直没有穿过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机会穿。”正美嫂子说。

哨所所在的地区，是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。夏天，蚊虫最多时，能咬死家畜。因此，夫妇俩常年穿迷彩服，夏天巡边时还要头戴防蚊帽，浑身上下“全副武装”。

2014年6月27日，第五次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马军武作为全国10名“卫国戍边英雄”之一参加会议。接到消息时，马军武想，6月底北京正是穿裙子的时节，带妻子去北京就可以让她穿裙子。可是，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行，因为哨所只有他们夫妇俩，如果两人都出差，谁守哨所？

正美嫂子看出丈夫的为难后说：

“你放心去北京开会吧！我就不去了，在家守哨。”就这样，一次难得的机会又错过了。

“这两年我们陆续在房前屋后开了几片地，种了蔬菜，养了鸡和羊，不仅解决了吃菜问题，还增加了收入。”正美嫂子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。

“夫妻哨”守望边境这些年，正美嫂子觉得最大的亏欠就是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和孩子。一边是哨所和丈夫，一边是父母和孩子，这让她没法两头兼顾。

儿子马翔不到1岁时，夫妇俩就把他送到了爷爷奶奶家。一年之中，两人和儿子见不了几回。有一次，儿子放假回来哨所住，不料夜里发起了高烧。此时马军武巡边还没回来，正美嫂子背起儿子踏着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20公里外的医院。那天，当马军武赶到医院时，一向坚强的嫂子大哭了起来。

在父母的带动和感召下，马翔从小就很努力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。他健康、快乐、阳光，对父母从事守边事业更是充满理解和尊敬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工作。

## 三

阿拉克别克界河全长71公里，由北向南，曲折的河道在桑德克龙口拐了个急弯，丰水期如不及时清理上游漂来的杂物，龙口就有可能堵塞，河水随时可能漫过堤坝、冲垮河堤。

有一年，正美嫂子和马军武来到河边，准备清理河道。马军武刚把自己用轮胎做的木筏放到河中，将绳子一端交给正美嫂子，还没划多远，突然一个大浪打来，连人带筏翻入河中。正美嫂子一下子愣在河堤上，等她回过神来，马军武在水中起伏的身影只剩下一个黑点。

“军武、军武……”张正美顺着河道边跑边哭喊着。跑了三四公里，气喘吁吁的她看到，马军武已经爬上岸，全身湿透，瘫在地上直喘粗气。看着眼前的马军武，正美嫂子悲喜交加，扑到他怀里嚎啕大哭。马军武拍着正美嫂子的后背说：“我回来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

桑德克哨所常被北湾边防连官兵作为交接哨的地点，完成任务的官兵有时会遇到马军武家歇歇脚。每到这时，正

美嫂子和马军武都会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这些“年轻的小娃娃”。官兵临走时，正美嫂子也常常要在每个人的口袋里再塞一个鸡蛋。

有一次，巡逻官兵来歇脚。聊天中，一名小战士悄悄躲进厨房抹眼泪。细心的张正美看了过来，小声地问：“小伙子今年多大了？”

小战士边转身用衣袖擦了擦眼睛：“报告张阿姨，我今年十八了。”

张正美没有过多追问，只是看着眼前这个战士，满是心疼。她走上前去，拍了拍小战士的肩膀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：“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想妈妈了就到咱家来。”

爱人的辛苦，正美嫂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重重叠叠的足迹烙印在长长的边境线上。边境线的小草、石子和铁丝网，都刻在了夫妻俩的心里，哪里有条沟，哪里有个坎，正美嫂子和马军武都如数家珍。马军武笑着说：“我闭上眼睛都不错，再说我们哨所里有国旗啊，看到国旗就能找到家了。”

正美嫂子爱唱歌，马军武爱听她唱歌，甜美真情的歌声时常回响在界河两岸。夕阳西下，余晖洒落在界河上，泛起金色光晕。正美嫂子行走在界河边，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：“国的每一寸土地，家的每一个足迹……国是我的国，家是我的家，我爱我的国，我爱我的家……”

那年，我再次来到桑德克哨所，并停留了两天时间。望着正美嫂子和马军武黝黑的脸庞，听着他们讲的每一句话，跟着他们走过哨所的每一个地方，我都觉得自己在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。“祖国”“边防”“神圣”等一些词汇，以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。什么是祖国，只要往哨所上一站，不用任何表白，你就立刻知道了这两个字的分量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官兵用各种小石头堆成的“祖国在我心中”等文化景观上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晚霞里轻轻飘动。我默默地站在嫂子的身旁，陪着她站了许久。

正美嫂子刚学会使用微信的时候，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：苦香花。我问嫂子啥意思，她笑而不答。后来，我才理解，正美嫂子和马军武能在人烟稀少、环境恶劣的边防线向上建功立业，生根开花，不正像最苦的树期待开出最香的花吗？

低落，一言不发地刷着手机。

“来，放下手机，咱俩合个影吧！”丹哥笑着把我的手机“抢过去”，打开自拍模式，要跟我合影。以前，每次都是我拉着丹哥自拍，但是丹哥第一回主动提出自拍。

“生病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是我们人生独特的经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合个影，纪念一下这特别的时刻才对！”就这样，我们用合影记录了那次生日。

后来，在某部电影的主题曲中，有一句歌词“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开在你心底最沉的泥沙，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”，深深打动了。我翻出生日那天的合影，并在我与丹哥的笑脸上，贴上了“小红花”图案，寓意是：送自己一朵小红花，奖励越来越勇敢的自己；送丹哥一朵小红花，感谢他10年来的温情守护。

生日与“八一”相遇，带给我独特的生命体验。我在心里期待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永远有两朵小红花在我们心里绽放！

## 岁月有情

艾群和李坪青年时期拍摄的两张黑白单人照，被他们的子女用电脑合成一张合影，放大摆放在家里。这张“合照”，见证了夫妇俩在战火中的青春和爱情。

“他年纪大了，现在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”艾群起身端来一杯温水，放在李坪手边。“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相识，一转眼，70年了。”

1951年，19岁的艾群和战友们一同跨过鸭绿江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

艾群清晰记得，入朝第一天，天刚刚亮，军里的干事就通知大家排队照相。干事说，这张照片洗出来后，一张自己留存，一张上交组织，如果牺牲了，这就是遗照。在密林中，大家纷纷整理了整军帽，抻了抻衣角，拍下一张单人照。

照片冲洗出来后，艾群和战友们把照片的背面，写上姓名、年龄、单位代号，并将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衣兜里。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无比坚定。

此时，在朝鲜临津江东岸，时任第47军139师417团宣传股长的李坪和战友们埋伏在战壕里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。

“炮弹不断在不远处爆炸，有的战友被震到头昏眼花、鼻口流血……中午，三连集中人员召开了简短的支委会，提出‘剩一人一弹也要守住阵地’的口号。敌人几次冲锋受阻后，集中战斗机，炮群轮番轰炸，345.6高地土碉烟弥漫，树木烧光了，工事的土楼被打平，翻起了一尺多深的虚土。我们共打退敌人十多次冲锋，毙敌350余名。345.6高地始终牢牢控制在我方手中！”李坪的回忆文章《激战345.6高地》中，详细记录了这次战斗的经过。

1952年10月，在迎接祖国赴朝慰问团活动中，艾群与李坪相遇了。在这之前，艾群曾在报纸上看过李坪写的报道前线战况的文章，心底对这位既勇敢又有才华的战士留下了一些印象。

在同行的车上，大家热烈地交谈着，只有李坪始终低头不语。

“我当时就觉得，这个男同志挺不一样的。”回忆起初识的场景，艾群爽朗地笑了。一旁的李坪却摆了摆手说：“她是我们军里最漂亮的姑娘，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压根不敢抬头看她。”

战场形势瞬息万变。短暂的相遇

## 定格激情岁月的「合照」

■罗艺

后，两人将萌生的爱意深埋心底，再次回到各自岗位。

一次，前线传来消息，417团遭遇敌军袭击。正在军部整理文件的艾群飞奔出防空洞，爬上附近的山顶眺望。只见417团驻地方向硝烟弥漫，火光四射，敌人机群正盘旋扫射。

那天，艾群流着泪在山坡上上了一夜，直到远处火光熄灭，硝烟散尽。

1953年5月29日，是一个让艾群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她收到了李坪寄来的一张照片，背面一行工整的小楷：“赠给我的战友艾群，李坪”。原来，他还活着！

两个月后，朝鲜停战协定签订。9月，艾群将一直放在上衣口袋的单人照装订信封，寄给李坪，背面写着：“坪留念，群。”

不久，他们随部队回国。两个年轻的生命终于走到一起……

“咔嚓！”快门声响起。镜头前，95岁的李坪和89岁的艾群并排端坐，笑颜绽放。他们的胸前，两枚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熠熠生辉。

## 家属院里学英语

■周芳

## 那年那时

平常在家说话，我会偶尔蹦出两个英文单词。儿子曾经笑道：“妈妈，你这个岁数还能记住英语单词，真是难得。”我骄傲地扬扬脸：“上学那会儿，我可是英语课代表。读高中时，像《简爱》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，我最初看的可是全英文版的哦。”

我说的是事实。人生过半，可我的英语并没有完全忘记，这并不是我工作需要，而是与我幼时的一段经历有关。

那时，我和母亲还在部队随军，父亲经常在外出差。母亲一边上班，一边照顾我。家属区里来自五湖四海的阿姨和孩子们，给营区的“后院”带来了许多温暖和生气。

有一位女兵阿姨和我们住一个院，在卫生所上班。女兵阿姨性格开朗，爱唱爱笑，还因为和母亲同姓刘，所以和我们一家格外亲。有时，母亲做好吃的，会提前交待她别去食堂，上我家来吃。或者，她上夜班，母亲也会给她留些。

有一天，刘姨到水房，将收音机搁在台子上边收听，一边洗衣服。母亲问：“收音机里‘叽里咕咚’的说什么啊？”刘姨笑道：“是英语，外国人说的话。”“哦，这你都能听懂啊！”母亲羡慕地说。

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因为要随军的原因，在老家又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。但她到部队后，对一些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，适应环境也非常快。她特别羡慕那些女兵，说她们有文化，还不止一次叮嘱我，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后和那些阿姨一样，懂好多知识，知道好多事情。

刘姨爽快答应。此后，只要她在家，就会召集门口的一帮孩子，一人一个小马扎，围坐在她身边开始学英语。她自

己做了卡片，教我们从认字母开始。第一天，母亲也来了。她拿起字母卡片惊奇地问：“小刘，这不就是拼音字母吗？”刘姨笑着说：“是的，它们长得一样，可读音却不同。姐，你坐下来，一道听听。”

就这样一天天地，我们认识了26个英语字母，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，甚至包括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这样的英文歌也会唱了。小孩子们玩心重，再加上学英语的时间也不固定，学得快，忘得也快。但刘姨不灰心，再学时，会让我们重温上一次学的东西，表现好还会奖励一块小手帕，那可是当时的稀罕物。

母亲不忙的时候，总会过来坐一会儿，和我们一道读字母，学对话。刘姨鼓励她大胆读，放声读。母亲的方言比较重，普通话都讲不标准，奇怪的是，她的英语对话总是次次得到刘姨的夸赞，这让母亲非常高兴。每次学习结束，母亲在我总会将学的东西念叨半天，还督促我温习，纠正我的发音。

到最后，反倒数母亲的学习态度最端正了。她会早早地把家务活收拾停当，在家门口摆上马扎，等着刘姨过来。我们时常会因为某个发音说不出来而憋红了脸，刘姨也经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。我们一圈人“呜哩哇啦”，在玩中学，在学中玩，惹得院子里其他叔叔阿姨伸颈相望，不时给自家孩子递来一句：“跟着刘姨好好学！”

有一次，父亲从外地回来，母亲故意来句：“Welcome home!”把父亲听得愣半天，我和母亲则在一旁哈哈大笑。父亲明白意思后，喜滋滋地表扬了我们，还让我们学会了，也教教他。

可是，没学多久，刘姨搬到另一个家属区了，我们的英语学习也就中断。一直到我和母亲随父亲转业，到新的住地上初中了，我才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那个相对偏远的小县城里，英语这门课刚刚被重视，可我的英语成绩却出奇的好，老师直夸我悟性强。有时，我在家里朗读英语课文时，母亲会笑着说：“不知道你为什么，听你念，感觉好亲切。”

## 当生日与“八一”相遇

■申媛

头一个劲儿地笑。

2016年8月1日，当时在新疆某部工作的丹哥一早就赶往机场。但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晚点，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凌晨。错过了我的生日，丹哥很内疚。他一边翻行李和衣兜，试图临时找出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，一边一个劲儿地安慰我。可我怎么可能会生气呢？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每天加班到深夜，能踏踏实实睡个觉都是奢望。我怎忍苛责他没来得及买生日礼物？他专程为我赶回来已是浪漫至极——这个“久别重逢”，就是送我最好的礼物！

2018年，丹哥在北京，我在大连。我生日前几天，丹哥便网购了蓝牙耳机

作为礼物。但没想到生日当天，我上班时竟然又收到了丹哥订的鲜花。同事们看到后，一下子祝福了，尤其是当大家看到贺卡上的祝福语，都称赞“军人姐夫”太浪漫了……

我当时微笑不语，但我心里知道，能够成为一名军嫂，自己有多骄傲！

我从没想过会在医院里度过自己的33岁生日。去年7月底，我生病做了手术。丹哥刚好休假，全程陪护我。我从手术室出来后，一眼就看到了急得满头大汗的丹哥。我生病，他比我还紧张。

住院期间，我时刻被疼痛、恐惧和无助包围着。生日前一晚，我情绪非常

## 两情相悦

我的生日在八一建军节这天，后来我又嫁给了军人。爱人丹哥说，我和军人有着不解之缘。

从恋爱到结婚，我和丹哥多数时候异地，一年中的许多节日都不能一起过。为此，每年的8月1日，丹哥都格外重视。他说，我的生日，也是他的节日，这一天是我们共同的节日，意义非凡。

每年8月1日，我都会收到丹哥寄来的礼物。开心之余，我也会忍不住埋怨他破费。但丹哥每次都会在电话那